

DOI: 10.13288/j.11-2166/r.2014.18.001

学术探讨

象思维的基本特点

姚春鹏*

(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山东省日照市烟台路 80 号, 276826)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资助项目(2001CB505401)

摘要 象思维是与概念思维相对的、完全不同的一种思维形式,也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建构和临床实践的思维基础。象思维的基本特征包括有象性、整体动态性、非逻辑性和直觉体悟性四个方面,这些特性决定了中医理论不同于西医学的独特性。

关键词 象思维; 有象性; 整体性; 动态性; 逻辑性; 直觉性; 体悟性

中医象思维作为概括中医基本思维方式的术语,已经为多数中医学术界的同行所认同,象思维已成为中医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中医象思维进行了颇具启发意义的研究^[1-3]。为了深入研究中医象思维,对象思维本身的内涵特点必须有个准确清晰的了解,这应该是推进研究的逻辑前提。笔者不揣浅陋,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个人理解,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象思维最早是哲学家王树人先生^[4]提出来的,得到学术界认同而流传开来,并为中医学术界接受。顾名思义,所谓象思维,简单地说就是以“象”为基本元素或者细胞的思维,而有别于我们熟悉的以概念为基本元素的思维方式。一般说来,所谓某事物的特点总是相对于其他事物来说的。为了能够更清楚地阐明象思维的基本特点,我们结合概念思维的特点来讨论。象思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主导的独具特色的思维方式,这一独特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科学的独特品格,也决定了中医理论的独特性。本文在讨论象思维一般特点的同时,讨论由其所决定的中医理论的特征。

1 有象性

象思维的“象”就其最初意义来说,是指事物有形可见的形象。既然象思维是以“象”作为思维的基本元素,那么在象思维中“有象性”就是必然的,似乎不值得讨论。其实不然。概念思维与象思维是人类思维中两种最基本的形式,也是人

类思维对称的两极。科学研究证明,人类原始的思维方式都是意象思维。刘文英^[5]说“意象作为思维的基本要素,这是从原始思维的整个历史发展引申出来的。”随着语言、文字的产生,原始的意象思维开始分化,主要发展成中国的象思维和西方的概念思维。象思维在原始意象思维的基础上保留了有象性这一基本特征,向更高的形态发展。概念思维则在原始意象思维的基础上利用语言文字的抽象性向“去象性”即抽象性发展。在概念思维看来,人的感觉器官所把握的现象是变动不居的,对现象的认识是不能达到对事物本质把握的真理性认识的。感性的认识是达到真理性的理性认识的桥梁或者中介,真正获得理性认识必须抛弃感性认识的干扰,而概念是对事物本质的理性反映。概念也就是柏拉图的“理念”,理念是普遍的永恒不变的,是事物的本质或者共同本性,具体事物不过是理念的显现,理念是无形无象的精神实体,是不能用感觉把握的。所以概念思维即抽象思维,是把事物的一切可感形象抽调后得到的反映事物内在本质的思维形式。然而实际上,概念思维也不能完全脱离形象,而总是以一定的形象源为概念的生成基础。从“抽象”这个概念看,思维是不能完全把事物的形象抽调的。如果完全抽调,就等于无,也就没有任何意义。概念总是有特定意义内涵的,而抽象性也并非概念思维的专利,象思维也具有抽象性。外物的可感形象是十分复杂的,思维不能像照相机一样机械地记录外物的形象。一是做不到,即便能够做到那将极大地减慢思维速度,不利于人的活动及

* 通讯方式: yaochunpeng1@163.com, 13792040764

生存,所以思维对物象的把握总是抓住外物最主要的特征,而舍弃次要形象信息。

象思维不仅保留了相对静止的物象的有象性,而且对事物动态运动过程、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事物自身的内在联系以及对整个世界的内在和普遍的联系都保持了有象性。象思维的“象”即便是个别的物象也不是对整个事物形象的机械记录,而是抓住其主要特征概括而成的形象信息(心象),而且这物象总是代表一定的意义。这就是象思维中“象”与“意”的关系,一定的“象”表示一定的“意”,一定的“意”要依赖于一定的“象”来显现,“象”与“意”是密不可分的。但二者又是不同的,“象”可以通过一定的符号、图像、声音等物质手段表现,而“意”则仅仅存在于心灵之中;相反,不承载一定意义的图像或者自然声音不能被人理解,也就不是象思维的“象”。所以在象思维中,“象”与“意”是紧密相联的两个方面。在象思维中,就是最初级的物象也具有抽象的“意”。另一方面,在概念思维以抽象概念表达的事物的内在本质、运动规律、普遍联系等理性概念,象思维在表达与此类似的范畴依然保留其有象性。正如王前所说“比较抽象的‘象’,如道、阴阳、五行、八卦等等,无论其多么抽象,都还保留某种感性成分,否则也不是‘象’”^[4]。

象思维的有象性决定了中医理论的有象性特征。中医理论具有非常明显的形象性,甚至有拟人化的特点。中医不论是对人体内部脏腑、经络正常生理过程的描述,还是对人体内部病理过程的描述,都宛如一幅幅有声有色的生动图画。熟悉现代科学及医学的人习惯了严谨抽象的概念思维方式,对于中医学这种具有非常鲜明的形象性的理论难以接受,目之为中医理论的原始朴素性,必欲将其改造为抽象的概念思维式。但其实中医理论的形象性是象思维的有象性特点决定的,对中医理论形象性的抽象性改造也就是对象思维的否弃,其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值得深思。

2 整体动态性

象思维所把握的象虽然也经过了抽象,但具有整体性。外物在心中形成的心象一定是关于事物形象的整体概括。这个整体的象是不能分割的。即便可以分割,分割之后的东西也不是原来的象了。如“马”在人的意识中形成的心象就是马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形象。相反,概念思维所把握的概念往往是分析切割的结果。按照概念思维,外界存在的事物

都是实体,而实体具有各个方面不同的属性。概念思维对事物的把握就是通过分析性的概念分别把握事物的各个方面的属性之后,再加以综合成为对事物的完整认识。显然概念思维是以局部的细致分析为基础的认识。概念思维的整体是分析之后的组合整体,而象思维的整体是不可分割的生成整体。

以上只是对象思维把握的外界单独存在物之象的整体性分析。实际上,象思维不仅对单独存在物之象作整体式的把握,而且把不同个体事物之间以及整个世界都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大象”来把握。从常识来看,客观事物各有其不同的形状、颜色、声音等不同形象信息,成为人认识和识别客观事物的基础。虽然外物的形象差异是象思维可能性的根据,但象思维并不满足于只是把天地万物看成是不同的差异存在物,那样的话,思维就没有办法对天地万物作统一的理解,而仅仅成为能够被心灵分别认识的个别存在物,这样就没有思维运动了。所以象思维在看到外物不同的象的同时,又发现了不同事物之间相似的象,即事物的功能、性质、作用。在象思维看来,事物的外象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是天地之气所化生,因而具有天地之气所赋予的类似的功能、性质、作用,象思维完全可以以功能、性质、作用之象的相似、同一,对世界万物作整体性的把握。

与整体性相关联的另一个性质是象思维的动态性。“象”字本身就隐含了动态性。韩非子曰:“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5]。由“死象之骨”到“想其生”中间就是一个变动过程,而“意想”作为意象之间的连续改变更是动态的。《周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6]。在古汉语中,“形”与“象”是表示相对意义的字。“形”是指事物的形体,是相对稳定静止的,“象”是指事物的表象,是相对运动变化的。如一个人的形体容貌是相对稳定的,但在如喜怒等不同情绪状态下的表情之象是完全不同的。象思维对天地万物是动态的把握,与概念思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思维把握的是事物及整个世界永恒不变的普遍本质,是绝对静止的。概念思维对世界的刻画是一幅绝对静止、各个要素之间清晰联系的图画,而象思维所理解的世界是整体相关、动态生成的大化流行画面。

象思维的整体动态性决定了中医理论的整体恒动性特征。象思维决定了中医理论视野中的人,不是现代意义上作为生物体的人,更不是概念思维视野下的系统、器官、细胞、分子,而是时时刻刻与

天地相应的人。在中医看来，人不仅自身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人更是与天地万物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所谓“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158]。人的生命是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中的动态过程，这是中医学认识生命、养生保健、疾病治疗的理论前提。整体恒动观为现代中医学所继承，成为有别于现代西方医学的基本特征，其形成的思维根据则是象思维。

3 非逻辑性

这一特点是与象思维的整体性直接相关的。象思维是对事物可见的形象信息，不可见的功能、性质、作用以及整个世界的变化机制的直觉把握，是不能进行概念思维式的逻辑定义的。概念思维为了明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经常要使用揭示概念内涵定义的逻辑方法。概念的内涵是概念反映的事物的特有属性（固有属性或本质属性），定义就是揭示事物的特有属性（固有属性或本质属性）的逻辑方法，其逻辑学表达是：Ds 是 Dp，如“人就是能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的动物”。概念思维之所以能够使用定义方法来使概念的内涵明晰，在于西方古希腊以来实体论的哲学世界观。这种哲学认为，事物及世界都是实体，而事物则是由本质属性、固有属性及各种偶性构成的，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固有属性就达到了对事物本质的概念理解。而在古典文献中绝对没有这种“种加属差”的逻辑定义形式。在文言中，就没有“是”这个判断动词，这绝不仅是语言表达方式的差异，而是深层思维方式的差异使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象思维。象思维的哲学基础并不是实体论哲学，而是天地万物一气、大化流行的变化生成世界观。象，无论是外物的直接表象还是外物及天地之间的功能作用之象，虽然可以用语言、文字指称，但不能用语言、文字说出来。例如说出或写出的“红”并不“红”，“黄”也并不“黄”，而只是“红”或者“黄”的指称。象思维的“象”具有被心灵直接把握的性质。我们可以直接看到“红”、“黄”颜色的东西，也可以在内心形成“红”或者“黄”的心象，但却不能明言。

象思维的“象”虽然不能用语言明确说出，但人们还是要说，因为人类除了语言还没有更有效的交流工具，在音像技术出现之前的古代更是如此。这就是象思维常用的比喻——譬。比喻就是用常见的容易理解的事物来比拟不常见、隐秘的事物，以使人明白的方法，正所谓“举他物以明

之”^[1]。这种语言表达方式，表面看来也像是定义，其实不然。如“春脉弦”，用手指去触摸弓箭上的弦应指的感觉在古人来说是比较容易的，有了这样的感觉再去感受春脉就容易理会了，所以“春脉弦”在表面上看好像是给“春脉”下定义，实际上是在指示如何来感知春脉，所以比喻实质就是用心灵熟知的“象”来描述未知之“象”的象思维方法。如果我们勉强把它看成定义的话，也只能称为比喻式定义，而绝不是概念思维的内涵式定义。在中医典籍的文本中，绝没有内涵式的定义。很多人把“……者，……也”句式误认为判断句，其实二者并不等同。在中医典籍文本中这种句式揭示的往往是“……者”的功能、作用，而不是其实体构成的内涵。如“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心者，君主之官”，“肝者，将军之官”等等。

象思维决定了中医学不存在内涵定义，而象思维的有象性决定了比喻成为中医理论的基本特征之一，中医理论呈现出生动形象性。在古典中医文本中，不仅存在大量比喻句式，更多的是以形容词来描述“象”，如“辟辟然”、“蠕蠕然”、“浑浑然”、“循循然”、“沂沂然”等。现代中医受概念思维的影响，在阐释中医典籍时，不自觉地象思维概念思维化了，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试图把中医学的基本范畴作概念式的理解，如“阴阳，是对自然界相互关联的某些事物和现象对立双方的概括，即含有对立统一的概念”^[11]。“阴阳”作为中医学的基本哲学和医学观念是归类性的范畴，天地万物虽然万象纷呈，但终究可以归为阴阳两类。所以阴阳本身不是实体概念，没有固定的内涵。所谓“阴阳者，有名而无形”，因此，试图揭示“阴阳”的物质基础的实验研究一定是枉然的。再如“气，是不断运动着的具有很强活力的精微物质”^[54]。对“气”这样的定义，则完全是概念思维的结果，完全歪曲了古典中医对“气”的理解，在古典中医看来，气是大无外、细无内的存在，把“气”理解为物质，就否定了其大无外、细无内的性质。因为物质总是有空间界限的，总是占有一定空间的，即便把气理解为“精微物质”。

4 直觉体悟性

象思维的直觉体悟性与其非逻辑定义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概念思维的概念可以通过逻辑分析的方法加以把握，象思维既然与概念思维是相互

对立的思维方式,就是不能通过切割、分解的分析方式把握的,而是直接或者直觉的把握。人们对事物的形状、颜色、声音等形象信息虽然可以用语言、文字来交流,但语言、文字仅仅是交流的中介,并不能获得对事物的形象信息即象的把握,作为具备同样感觉器官的同类具有对外物相似的感觉能力,把感觉获得的不同外物的形象信息加以命名,并通过名称来交流。名称与形象信息仅仅是对应关系,而非等同关系。由于人们在生活中熟悉了某种形象信息及与之相应的名称,所以当别人说出某个名称,马上就在心中得到与之匹配的形象信息,这种过程由于人们太过熟悉,以至于人们误以为可以说出形象信息,实际上任何形象信息(象)都是不能直接言说的。人对“象”的把握其实是直接的把握,语言、文字不过是引发对“象”的回想的机缘。

象思维的直觉性不仅表现在对外物可见之形和可见之色的把握上,而且在对事物的动态功能、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整个世界的把握同样不是逻辑分析的结果,也是直觉性的把握,这表现为象思维的体悟性。象思维的“象”之间的关系也具有某种逻辑性,当然这种逻辑不是概念思维的逻辑。象思维不像概念思维可以把感性认识通过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的逻辑分析而获得概念性的理性认识,心灵对“象”的把握都是直觉性的。在概念思维看来表达事物的动态功能、事物之间的联系及整个世界的抽象概念(与这些抽象概念相应的东西,在象思维中也是“象”),在象思维看来也不是由低层次的可见、可知的“小象”抽象概括来的,依然是心灵直接把握的“大象”。当然心灵在直觉把握到“大象”之前,需要以相对低层次的“小象”为铺垫和启发。但最终能否获得“大象”,却不是从“小象”推理而来,而是突破性的领悟。象思维之所以没有概念思维的推理功能,是因为象与象之间虽然有秩序性和关联性,但象都是心灵直接把握的独特之物,象与象之间没有直接推理的逻辑通

道,只能是心灵在对低层次的“小象”的把握基础上进行更高层次的直接把握。

象思维的直觉体悟性决定了中医临床思维中的创造性思维是悟性思维,对此《黄帝内经》有非常生动的描述,曰“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弗能言,俱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168]。历代医家多以“心悟”名其作品,可见悟性思维是以象思维为根据的,对中医临证具有重要意义。培养现代中医的悟性思维能力是象思维的必然要求。

5 小结

象思维是与概念思维相对的完全不同的一种思维形式,也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建构和临床实践的思维基础。象思维的基本特征包括:有象性、整体动态性、非逻辑性和直觉体悟性四个方面,决定了中医理论不同于西医学的独特性。

参考文献

- [1] 金丽. 象思维方法对中医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意义 [J]. 中医杂志, 2013, 54(1): 81-83.
- [2] 王建云, 王新月, 王永炎. 唯象思维与中医临证方法 [J]. 中医杂志, 2013, 54(2): 91-93.
- [3] 马桂琴. 运用“象”思维辨治结缔组织病继发肺间质纤维化 [J]. 中医杂志, 2013, 54(10): 884-885.
- [4] 王树人. 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1.
- [5] 刘文英. 漫长的历史源头: 原始思维与原始文化新探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134.
- [6] 王前. 中国传统科学中“取象比类”的实质和意义 [J]. 自然科学史研究, 1997(4): 299.
- [7] 韩非子集解(诸子集成第5册) [M]. 上海: 上海书店, 1986: 108.
- [8] 孙振声. 白话易经 [M]. 台北: 星光出版社, 1981: 428.
- [9] 黄帝内经素问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3.
- [10] 孙诒让. 墨子闲诂(诸子集成第4册) [M]. 上海: 上海书店, 1986: 251.
- [11] 印会河. 中医基础理论 [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4.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Xiang Thinking

YAO Chunpeng

(Qufu Normal University, Shandong Province 276826)

ABSTRACT As a thinking mode, *Xiang Thinking* (象思维) is different from conceptual thinking. *Xiang Thinking* is the thinking found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theory and clinical practice. The basic features of *Xiang Thinking* are *Xiang*, overall dynamic, non-logic and intuitive understanding. The basic features of *Xiang Thinking* determine the uniqueness of TCM theory different from western medicine.

Keywords *Xiang Thinking*; iconicity; entirety; dynamics; logicity; intuition; inspiration

(收稿日期: 2014-04-10; 修回日期: 2014-05-29)

[编辑: 黄健]